

这句话的最好验证。

林老的生活是清苦的。一间十四平米的小屋是他栖身的卧室、书斋兼客厅。室内除一张硬板小木床、两把旧藤椅、一张小书桌外，就是杂乱堆放着的书刊；只有一台极普通的电视机散发出些微的现代气息。在一篇介绍林老的文章中，我曾用“环睹萧然”四字形容过他的陋屋，但这篇未留底稿的文章在投寄某杂志后竟杳如黄鹤。后来我又写过一篇《伤感之行》，抒发我给林老等几位老专家拜年之后的感慨，但报纸刊出时题目却被改成了《甘于清贫的老人》，让我阅后哭笑不得。虽然早在三国时代，智多星诸葛亮就留下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家训，但改善像林老这种贡献卓著的老专家的生活待遇，在今后全面实施人才战略过程中还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是为专门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而且还在分配领域体现了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贯彻的公平公正原则。

记得 1992 年 5 月 19 日，我曾经操办过一次“林辰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座谈会”，以祝贺他的八十华诞。与会者一致赞扬他待人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戒浮言、重实证”的学风。林老那天显得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对来宾的盛情表示了由衷感谢。此后他几乎再未在公众场合露面。如今，林老撒手尘寰，永远离开了他挚爱和挚爱他的人们，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忆念和巨大的哀痛。对我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位知我、爱我、关怀提携我的师长。静夜独坐，缅怀先师恩泽，一种人琴俱亡之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曾经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我想，在我的生涯中，尽管经历了无数坎坷顿挫，雪雨风霜，但能亲炙林老的教诲，亲聆林老的馨教却是一种特别的幸运，种种不公不幸，都可以从这种际遇中得到补偿和慰藉……

二〇〇三年六月

## 林辰先生书信笺释

——读札忆往之一

□ 王世家 注释

五月一日凌晨，已卧床三年的林辰先生病重，呼吸困难，无法缓解，在孩子陪同下乘救护车去邻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因呼吸科大夫全到“非典”一线，难以就诊，旋即去协和，尚未到医院，病逝于救护车上。先生并未染上“非典”，却死于“非常时期”。五月五日八宝山，人多得出乎想象，这里并没有因“非典”肆虐而略显冷寂。与其他逝者相比，为先生送行者寥寥。先生在“默默中生存”，又在“默默中泯灭”。我想，这也许正是先生所希望的罢。

先生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他毕生淡泊名利，超然物外，从不为世俗虚荣所累，几达化境。先生的著述仅有《鲁迅事迹考》、《鲁迅述林》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和未完成的《鲁迅传》八章，然其学术含量却远远超过那些鼓噪一时的“皇皇巨制”。大浪淘沙，先生的著述将在历史的滤网下沉淀为传世之作，并葆有永恒的生命力。

承先生不弃，由于工作关系，与先生交往三十多年，在各方面曾给我以关怀与支持。后来，

先生视力下降，行动不便，几乎不能下楼外出，故常去东中街 42 号寓陪先生聊天以解其病中之寂寞。但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为先生解决他所面临那些实际困难，没有尽到后生小子为前輩服其劳的责任。

这里检出林先生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二年间书信十八通，作了注释，释文中也相联地写了一些先生的生活断片，权作对先生聊表怀念之情。

---

### 一九七七年(二封)

《进修参考资料》<sup>①</sup>编辑部负责同志：

前承 惠赐《闰土子孙忆家史》及《资料》(七七年第一期)各二册，至为感谢。《资料》不仅对教师有帮助，对一般文化工作者也很有用；不知现在仍续出否？

顷于友人处见到你们新编的《学[读]点鲁迅丛刊》<sup>②</sup>第一辑，匆匆不及细看，有些文章似乎是专为《丛刊》新写的，很想一阅，不知能 惠寄一、二册否？

我们(鲁迅著作编辑室)最近即将由北京虎坊路迁回朝阳门大街，以后来信请寄：北京东直门外东中街 42 号为荷。

敬礼！

林辰 1977.10.9

① “文革”中后期，我在边陲古城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任职，为本县城乡教师编印了一份不定期内部刊物《进修参考资料》，曾广为散发。所载文章，鲁迅研究方面居多，因作者多为著名专家，曾引起国内鲁研界同人的关注。林先生见到后，亦多予以支持鼓励。《进修参考资料》共出了十多期，因数次迁家，至今已一册无存，详情已说不清楚了。在出版正刊的同时，记得还出版了增刊二册：一是章贵口述、周蒂棠笔录的《“闰土”子孙忆家史》，二是谢德统编著的《鲁迅作品中绍兴方言注释》。

② 《读点鲁迅丛刊》也是在爱辉时期编印的小刊物，从 1977 至 1979 年共印行三辑，并出增刊一册，系高信著《鲁迅笔名探索》。

《丛刊》的创刊，是薛绥之先生(1922—

1985)建议的。记得是 1976 年夏，去济南山东大学拜访薛先生，他说，《进修》内容较杂乱，如果经费可以保障，何不办个鲁迅研究的专刊，“敲敲边鼓也好嘛”。我是在接受了薛先生的建议后才在爱辉边城办起这份小刊物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编辑《丛刊》的过程中，也曾得到鲁博鲁研室陈漱渝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三辑中有些文章系他们转来。如海婴 1975 年 10 月 28 日致毛泽东信以及毛泽东于当年 11 月 1 日对海婴信的批示文，未能辑入鲁研室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提供给我，编入《丛刊》第一辑。当时的边陲县城里，尚没有“检查机构”，天高皇帝远，编进什么文章，全由我一人“独断专行”，因此，不论是被“打倒的”，或“靠边站”的鲁迅研究专家的文章，一律照收不误。回过头来查看《丛刊》的作者，有叶圣陶、茅盾、许钦文、曹靖华、李何林、楼适夷、黄源、唐弢、许杰、李霁野、赵景深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可谓“阵容强大”。不少文章是专为《丛刊》撰写的，故引起林先生的注意，来信索刊，“很想一阅”。从此开始与林先生书信来往，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信件多已散佚，只存二封。

世家同志：

来信及 惠寄的《读点鲁迅丛刊》第一辑、《绍兴方言注释》和《进修参考资料》第三、四期合刊，均已先后收到，至为感谢！

《丛刊》的编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较远的地区能出这样一个发表有关鲁迅的论著和交流意见的刊物，实在很不容易。这一期的封面设计<sup>①</sup>和印刷，也很好。我很敬佩你们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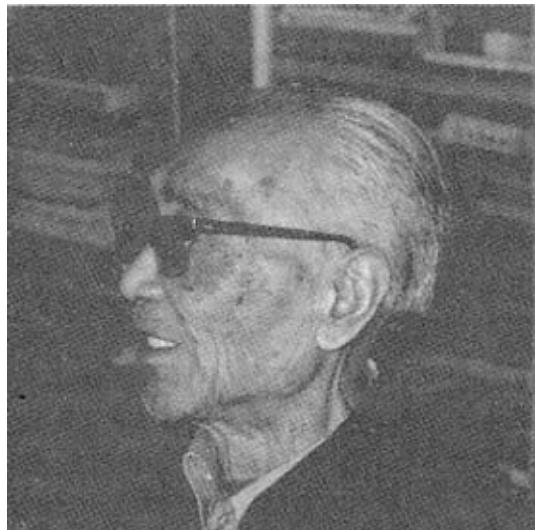
如条件许可，希望每年能出四期<sup>②</sup>。来示说第二期年底可印出，还将别印增刊，甚为高兴。我对鲁迅缺乏研究<sup>③</sup>，又因工作较忙，不能对你们的刊物尽点微力，深感惭愧！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已由虎坊路迁回朝内大街。寄我的信，请寄：北京东直门外东中街 42 号。

专此，即颂  
著安！

林辰 77.12.6

- ① 《丛刊》的封面是我“瞎设计”的，左部大半空白，在右下方钤“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篆文印一方，系我校教师吕景芮先生（五十年代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工书法善篆刻）所治。靠书口一侧漏白印鲁迅《自嘲》诗手迹，其上压印刊题，第一、二辑是绍兴沈定庵先生题写；第三辑系曹靖华先生题签；后出之增刊是请上海书法家周慧珺女士书写的。封面设计平平，刊题字写得却不俗，所以博得林先生“这一期的封面设计和印刷也很好”的表扬。
- ② 《读点鲁迅丛刊》只出版了三辑加一册增刊，当时实在是没有“每年出四期”的能力。后来县主管文教的领导也看到这份刊物，下的评语是：“放着正事不做，却搞什么鲁迅，不务正业！”正因此，为 1979 年 10 月连刊物带人一起调到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打开了“方便之门”。未想到的是，《丛刊》到了省里也就“寿终正寝”了。费尽心机把我弄到省里的王观泉先生至今还为此刊的夭折而懊悔不已。
- ③ “我对鲁迅缺乏研究”，“我不是专家”，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这种话。这是真正的虚怀若谷，没有丝毫的虚情假意。林先生从未以“专家学者”自居、标榜，也从未将“鲁迅研究”当作“敲门砖”像商人一样去沽“名”钓“利”。在先生面前可以明显照出自己的粗俗肤浅与灵魂中的“小”来。听王永昌先生说，他协助先生编的《鲁迅述林》，原书稿字数较多，先生定稿时说“这一篇不行，撤下”，“这一篇也不行，撤下”，撤来撤去，成书时只余十五万字。



林辰先生(1992 年)

### 一九八八年<sup>①</sup>(四封)

世家同志：

三月五日惠函已收到。承询《文海片鳞录》续稿<sup>②</sup>，我很感谢您的盛意。但我近有他事，须一、二月后始能执笔。大约在五月份可寄上两篇，请释念。

《动态》办得很好，内容充实，版面活泼。您信中说“近期有关研究史料方面的稿件渐少”，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除了严肃的研究论文以外，希望刊载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考证、消息和补白。这样才能保持《动态》的特色。

有机会，咱们好好谈谈。

即颂

编安！

林辰 [1988]3.12

- ① 1978 至 1987 年间的先生来信很多，一时找不到了。这期间的信对拙编《鲁迅学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的编辑工作曾提出若干建议。1985 年 3 月，我被借调到《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虽与先生同住一城，但见面晤谈的机会并不多，有什么事情多为书信交流。
- ② 1987 年 7 月，林先生应约寄《鲁研动态》编辑部《文海片鳞录》系列文章第一部分“同光体”诗人俞明震》、《刘毓盘和他的〈濯缨宦词〉》二节，当即安排在第八期上刊出。1988

年第三期上又刊《片鳞录》的第三部分《关于袁嘉谷》《词人乔大壮》二节。去信所询“续稿”，指《片鳞录》第三部分《新生》同人袁文薮》《邵伯铜与邵次公》二节，后刊《鲁研动态》1988年第九期。

漱渝、世家同志：

本月一日会上<sup>①</sup>能见到你们，很是高兴；但没有时间畅谈，还是有些遗憾。

散会时漱渝要大家把发言记下来。我现在遵嘱记了一个提纲，寄给你们看看，我自己觉得很空泛，如能不发表，就请不要发表。本来缺乏研究，那天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值得浪费纸墨。

《动态》三月号如果有我的文章<sup>②</sup>，请费神寄给我十册。书款由稿费中扣除，请勿客气<sup>③</sup>。

专此，即颂  
编安！

林辰 [一九八八]四月十四日

没有题目。我看一律用“××的发言”较好。或者在发言稿前写一个名字(××:)也行。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① 1988年4月1日，文研所鲁研室《鲁迅研究》与《鲁研动态》编辑部联合召开“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学术座谈会。林先生应邀到会并作发言，发言稿经整理誊抄后寄回编辑部，刊于同年第七期《鲁研动态》。

② 指林先生《文海片鳞录》的第二部分。

③ 在《鲁研动态》发表文章的作者，按“规定”均寄样刊三册。先生朋友多，不够用，每次都多要几册，但在信中必然写上“书款由稿费中扣除，请勿客气”。当时的稿酬标准极低，每千字不过15—20元，如扣除，则稿酬所余无几，故编辑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老先生索刊者，全部免费，如数供应。

世家同志：

本月一日来信收到。

嘱写的“鉴定”<sup>①</sup>，我不知该怎么写才合

适，您说写二、三百字，我写了六、七百字，未知可用否？姑寄上，请您审阅。

每次到鲁博去，和您都是匆匆一面，未能详谈，甚以为憾！您说“每天围着刊物转”，可见辛劳。天热，希望多加珍重！

《动态》第五期尚未收到。去年每期都于当月底寄刊，甚望维持此一好传统，因此亦刊物之一种特色也。

专此，顺祝

编安！

林辰 88.6.10

① 1988年，我尚属鲁博的“借调人员”，馆里决定在鲁博代评我的职称，曾请林先生等前辈写评语。我意是对付一下即可，先生对此却极为认真，“写了六、七百字”的“鉴定”。事后先生说，写这类东西，还要多写些好话才合适。

世家同志：

多时不见，时以为念。

我九月下旬离京赴贵阳，参加谢六逸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活动<sup>①</sup>；会后又去重庆小住<sup>②</sup>，于十一月一日返抵北京。一切尚可，请释 锦注。

回京后，看到你十月廿六日来信，知道您近来的身体、工作情况，深为欣慰。您实在太忙了，“几乎天天泡在厂里当‘监工’”，这是难以忍受的。但为了刊物的出版经受如此辛劳，我们读者是深表感谢的！

您寄来的《动态》四本，已于前天收到。先看了信，我想等刊物寄到后再写回信，以致迟复，甚歉！我希望您能再寄赐五本，不知可否？

余容后叙。敬颂  
编安！

林辰 88.11.7

① 1988年9月，由贵州省政协文化组等七单位联合举办了“谢六逸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林先生与谢六逸是同乡，四十年代常有书信

来往，应邀到会并作发言。

② 林先生有三子一女。大公子王亚果，自由职业者，晚年靠拉三轮维持生计；二公子王石英，在重庆市电力专科学校任教；三公子王山鹰在河北霸州石油物探技工学校做教师；最小的女儿王芝荪是北京某制本厂工人，用林先生的话说，她“廿年前就下岗了”。以林先生的名望，为孩子们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并非难事，但先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孩子们也都表示理解——“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石英于2000年9月16日患癌症病故，这个消息瞒了林先生好久。亚果说，“有一天父亲忽然说道：我们家要出大事了”。对石英的死，先生已有了预感。闻知确切消息后，先生卧床不起，且从不说这个话题，只是每年快到石英忌日之前，先生轻轻说一句：“又到日子了”。先生与石英最后一次相聚是写此信四年之后的1992年夏，在重庆住了两个月；再过十年，石英先他而去。先生经历了“中年丧妇，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先生内心的痛苦，我辈无法体验得到。

### 一九八九年（一封）

漱渝、世家同志：

许久不见，你们都很好吧？

最近接到友人堵述初同志自南京寄来一篇《喜读〈龙坡杂文〉》<sup>①</sup>，因想到《动态》上曾发表过《龙坡杂文》出版的消息，许多人都想看而得不到，所以特将这篇介绍文章寄给你们，请你们审阅，看能否在《动态》上发表。台先生书中曾谈到乔大壮、余嘉锡、黄侃等人，堵文对这三个人亦有所描述，可资印证。全文不过1800字，所占篇幅不多。采用与否，请你们决定后，写一简单的信告诉我。

专此，即颂

编安！

林辰 89.4.16

堵的通讯处：南京广州路77号附9号

<sup>①</sup> 《龙坡杂文》，台静农著。堵述初先生的书评文经先生推荐，刊于《鲁研动态》1989年第七

期。

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因先生急于了解那场“政治风波”的情况，常打电话让我去寓“聊聊”。我便就我的见闻——向先生“汇报”，先生默默的听着。有一次，先生说：我也想去广场看看孩子们。又说：年轻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才知道，1932年他因“左倾”坐了二年国民党的大狱。有一次先生说：1939年，我想去延安，并为此事与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商谈过，董必武劝我留在重庆，没有去成。详细情况他没说，我也未再追问。解放初，先生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重庆的解放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事情，先生虽是“老革命”、“老资格”，但据规定，他只能享受“退休”待遇，而不算是“离休”。

### 一九九〇年（七封）

世家同志：

上月在会场<sup>①</sup>上看到您，很高兴，可惜没有时间多谈。

昨天收到来信，敬悉一切。那天在“高集座谈会”上，我的发言很匆促，内容也很空洞，不值得发表，即使录音效果好，我也要请求你们免登的。我现在没有时间和精神，不再另写文章了。请您原谅！

关于姜德明同志给您的信里所谈的文章<sup>②</sup>，是我应他的邀约而写的，他编辑一本名为《书香集》的散文集，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现在德明建议先行在贵刊发表一次，我没有什么意见。拙稿整一万字，约有三千多字谈到搜集鲁迅著译版本的事，另外七千字是谈其他作家作品，您看，这样的文章在鲁研月刊上发表合适吗？请您在看了我的稿子后，再作决定（德明说拙稿已交给出版公司了，您没有见到吧）。如不合适，请明告德明同志，我决无意见，万勿客气！

请来电话：485124 转 722 或 485109 转 722。（5号上午我外出，其余时间均可来电话）

专复即颂

春安！

林辰上 90.3.1

如您和德明认为可以发表，那么，我希望：

①一次登完。因为若分两次刊载，后半部分与鲁迅无关，读者会产生疑问的。

②全文之末，可否加这样两句说明：

(这是作者应《书香集》一书编者姜德明同志之约而写的，因其中多谈到搜集鲁迅著、译和编、校、作序各书版本的事，经商得编者和作者同意，先行在本刊发表。——编者)  
这只是大意，文字请您决定。

- ① 1990年2月19日，在鲁博召开了“《高长虹文集》出版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山西盂县政协及鲁博鲁研室联合举办。林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由于先生对其发言不太满意，要求“免登”于第五期《鲁研月刊》辟设的座谈会专栏中。但其后林先生提供了一份重要材料——高长虹长篇回忆录《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的前一部分文字。这篇回忆录连载于1940年8月25日、9月1日的《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各种版本刊登的是后面一部分，第一部分二千余字均缺如。先生存藏着这两份剪报，并提供出来，使这篇重要的回忆录终成全璧。
- ② 指林先生应姜德明先生之邀而撰写的《琅嬛琐记》一文，曾摘录刊发于1990年第四期《鲁研月刊》，后辑入姜先生的《书香集》中。

世家同志：三日手示敬悉。

拙稿<sup>①</sup>关于鲁迅的部分，其实也很单薄，没有什么特色，所谈都是大家知道的书，和其它部分合在一起，勉强可以看看；今若单独抽出来发表，就显得很贫乏了。如您觉得不妨发表，那么——

①请从原稿第2页末行“数十年来，访书南北……”开始，到第9页第4行止，约3100字。第1、2页开头的一大段，请勿刊用。因

为那是给全文写的一个冒头，放在只谈鲁迅的部分，不合适，务请不要刊登！

②标题，请用：

琅 嫣 琐 记（摘录）

文前说明，请将我前信供您参考的那段文字的最末一句，改为“摘录发表于此”（不用“先行……”）

③有两处请代改订：

第4页第4行“……在听讲时所记”之后，加——

两条都有意思，关于“釐纓奉盘水”的校改很正确，惟《贾谊传》应作《晁错传》。下接“另一种平装本，……。”

第8页第13行“……骈文的特性和作用”之后，加——

作者“含胡”，似说非说；读者“含胡”，似懂非懂。但鲁迅这篇骈文作意清楚，读者也能看懂。

8页13—14行的“有此卓识，偶一涉笔，才能突破旧章，产生佳作”四句，请删去。

非常麻烦您了，谨致诚挚的感谢！

祝好！

漱渝同志已回京否？

林辰 90.3.7

① 指《琅嬛琐记》。先生的文章向以内容准确、考证严谨、文字老辣，一丝不苟而著称。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先生治学精神之一斑。先生时年七十八岁。

漱渝、世家同志：

月刊四月号已收到，拙作竟占了这样多的篇幅<sup>①</sup>，真是感与惭并！我还想请你们再惠寄五册，不知可否？

学会扩大会<sup>②</sup>，我因身体不好，未能参加，有何重要决议，盼能在月刊上作一简要报导。

敬颂

著安！

林辰 90.5.3

- ① 指刊于 1990 年第四期《鲁研月刊》的《琅嬛琐记》，计一万余字。
- ② 1990 年 4 月 26 至 27 日，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曾邀林辰先生与会。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纪念鲁迅诞辰 110 周年活动的筹备工作。

世家兄：

数月不见，近况好吗？念念！

《鲁研》创刊十周年<sup>①</sup>，承你要我写点纪念文章，我一直没有作肯定的答复，原因是我实在想写而又没有把握，所以不敢作明确的表示。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今年四月以来，我经常头晕，由座位起立时，尤感晕眩，医嘱少用脑，少看书，但我每天上午还得为鲁迅校辑古籍<sup>②</sup>做点工作。在这样情况下，《鲁研》十年祝贺文只得交白卷了。有方台命，敬请赐谅！

《鲁研》五月号，刊有和唐弢、郑效洵三人合影一张，我想请您将此像底片寄下，我复印后即奉还。我还想请您寄赐五月号二册，不知可否？敬颂

夏安！

林辰 90.6.30

漱渝兄及编辑室诸同志均好！

- ① 《鲁迅研究月刊》的前身是 1980 年 4 月在李何林先生主持下创办的《鲁迅研究动态》（俗称“白皮本”），至 1984 年 9 月，共出版三十七期。1985 年 5 月改版为月刊，内部发行。1987 年 5 月获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1990 年始改刊名为《鲁迅研究月刊》。至此，已创刊 10 周年，共出版一百期。先生因身体不适，未能为此写纪念文章。
- ② 《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是一个搁置已久的项目，远在五十年代末，已编成三卷并打出清样，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确定由林先生主持、王永昌先生做助手，重新启动该书稿的编校工作。这部书的编校花去了先生十年时间与

全部精力。后期在先生视力急剧下降、几近失明的状况下，他是借助于放大镜逐字逐行逐页的校读，才得以完成。值得庆幸的是这部书终于在 1999 年 7 月正式出版发行。先生时年八十八岁。有一天接亚果电话说：“父亲要送你一部书，麻烦你来取一下。”先生说，这部书花的功夫不小，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翻开第一卷衬页，钤一方方正正的小印章，刻两个古朴遒劲的篆文——“林辰”。先生久已不能握管写字了，无法题签。

世家兄：

复示及《鲁研》三册，均已收到，谢谢！

我和唐弢、郑效洵两同志是将近四十年的老朋友；今唐病重，郑和我都已衰老，以后是很少有合影<sup>①</sup>的机会了，所以我请您致函山西朋友，希望能得到两张上次合影的复印品。有劳清神，谨先致谢！

什么时候能找时间谈谈？<sup>②</sup>

祝健！并请代候漱渝诸兄！

林辰 90.7.11

① 1990 年 2 月 19 日，在“《高长虹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林先生与老朋友唐弢、郑效洵有合影一帧，刊于同年第五期《鲁研月刊》。

② 接信后不久去先生寓。那天下午先生谈兴很浓，说，我存有一部沈尹默书苏曼殊诗稿石印本，是二十年代出版的，流传极少，你看能不能出版？我回答说可以试试。先生说，一时找不到，过几天让孩子找出来给你看看。后来话题又转到孙伏园，谈了四十年代在重庆他与孙先生的交往，日机轰炸，他与孙先生躲在防空洞里谈鲁迅；孙先生是编辑大家，我们对他的评价不公正；应该给孙先生编一本文集等等。林先生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孙先生的文章，有些事情我不写，别人不知道。此后几年，每次见面我都催促先生答应写的这篇文章。但始终未能成篇。八年后的 1998 年 11 月，先生招我去寓，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口袋，说这是孙先生四十年代已开笔写的《〈呐喊〉谈丛》的部分文章，只发表了五篇，没写完。这是剪报，可以在《月刊》上重新发表。

这五篇文章是《白光》、《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兔和猫》、《鸭的喜剧》，后连载于1998年第十二期至1999年第三期《鲁研月刊》。其实先生还藏有孙先生介绍《端午节》一文的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一时找不出来。先生说，我答应你的那篇文章不能写了，眼睛不行。

世家兄：

沈书苏诗已检出，请于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时 惠临敝寓，当面呈；如九日无暇，改于十日亦可。

下列二书，如方便，请费神借出，我用后即还：——

《鲁迅与语丝》（徐州师院编，打印本）。

《翰林风月楼诗抄》（万某著，忘其名。贵阳铅印本）。<sup>①</sup>

如馆藏不能外借，请即作罢。敬颂  
撰安！

林辰 90.10.6

① 我藏有不少“文革”中出版的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然《鲁迅与语丝》却无藏，后从张杰兄那里找出，送给了先生。《翰林风月楼诗抄》馆中亦无藏。先生常感叹，找本书真难，连自己藏的书也找不到。先生的宿舍很小，藏书无法展开上架。在老一辈学者中，居住条件如此局促者在京中鲜见。有一年春节前，先生说社里要分我一套大房子，在潘家园。孩子正去看房，一会儿就回来，要搬家啦！我说，等先生搬家的时候，我把编辑部的“青壮劳力”全叫来帮忙。先生连说“好！好！帮我弄书。”孩子回来后说，全是阴面。先生沉思良久，说，不去了，这里虽小，有阳光。

世家兄：

十九日 惠书敬悉。

关于广东重印沈书苏诗事，我赞成您所说的“干脆作罢”。您打算另找出版社联系，我看也不必了，因为您很忙，我也缺少时间，用不着为此事操心<sup>①</sup>。



林辰与友人谈话。（1992年）

时间过得很快，八月中，您和强英良同志<sup>②</sup>来谈，不觉已过去三个月了。现已入冬，天气渐寒，尚望多多保重。敬颂大安！

附笺请转漱渝

林辰 九〇年十一月廿三日

① 《沈尹默书苏曼殊诗稿》的重印，广东某出版社很感兴趣，我曾提出，为了保证诗稿的质量，须用珂罗版影印，出版社后来函告，“无此条件”，故致信林先生，如印得不像样，不如“干脆作罢”，再与其他出版社联系。先生赞成，但不同意“另找出版社联系”，诗稿重印事以失败告终。我曾请先生为重印本写一篇“序言”，先生说，“序”我没有资格写，可在书后写一短跋。因书未印成，这篇跋文也就无从相见了。先生逝后，我又想起这本书，如此书有重印之日，先生的夙愿终可得偿，只是不知哪家出版社哪位编辑具此慧眼。

② 强英良，鲁迅研究者。1986年曾借调《鲁研动态》编辑部，一年后返回原单位云南石屏县图书馆。1990年7至9月间，北上探亲并在京中小住，曾陪他同去拜访林先生，畅谈甚欢。

#### 一九九二年（四封）

漱渝、世家兄：

兹寄上纪念唐弢先生短文<sup>①</sup>，请您们指正。那天漱渝兄电话中说，漱兄和姜德明、孙玉石先生都写了文章，珠玉在前，我这只是瓦



林辰著《鲁迅传》手稿。(1948年)

砾一撮,请您们看看能用否?

世家兄寄来照片二张,已收到。感谢之至!我单独照的那一幅,真好!的确是“得意之作”<sup>②</sup>!

因赶寄稿,不多写,下次再谈。敬祝  
大安!

林辰 [1992]4.7

- ① 唐弢先生于1992年1月4日病逝。林先生应邀写《唐弢先生纪念》一文,刊于《鲁研月刊》第五期“纪念唐弢先生特辑”。与先生相熟的同辈老朋友,几乎都先他而去,现在该给林先生编纪念集了……
- ② 1992年春节期间,为先生拍了几张生活照,选出二帧寄先生,并自吹自擂说是“得意之作”。先生不好驳我的面子,亦说“真好!”“确是‘得意之作’”。

世家兄:

七日下午,寄您与漱渝函,并拙稿一篇<sup>①</sup>,谅已收到。

承赐为我新摄照片二帧,我非常感谢!其中一幅的确是您的“得意之作”,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很高兴。因此他们都想保存一张。我想请您把底片借给我,加印后即奉还。

月刊三月号收到了。拙文<sup>②</sup>中所谈黎汝谦是贵州遵义人,友人蹇先生和他同乡,因此,我还想向您要一本转送给他。为了少一次周折,我想请您直接寄去如何?真是太麻烦您了。谨先向您致谢!

近来天气阴晴不定,忽冷忽热,我常感不适,不能认真做事。望能多加注意。敬颂安康!

林辰 九二,四、十一

① 指林先生写的《唐弢先生纪念》一文。

② 指林先生于1991年12月20日写的《鲁迅·黎汝谦·〈华盛顿传〉》一文,刊1992年《鲁研月刊》第三期。

漱渝、世家兄:

节日过得很好吧?

收到三月份稿酬200元,我觉得太优厚了。拙文不过三千多字,不应有如许报酬。现寄还100元,请收下<sup>①</sup>。我深深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

顺颂

夏安!

林辰谨启 92.5.2

- ① 先生对我刊所付稿费,向来是“斤斤计较”——惟恐其多,不嫌其少。与作者为稿酬高低多少而争吵的事例不鲜见,只有林先生“是这样的人”。这寄还的100元,后来费了好大的劲,编造了不少“理由”,先生才勉强又收下。

记得有一次闲聊,先生说,自从五十年代初调到人文社后,所有工作均属“分内”,所得稿酬是有数的。当年,以雪峰牵头,杨霁云、孙用、王士菁与林辰先生合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小册子(可能是《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先生说:当年分得“一大笔稿费”,“每人120元,雪峰的那份也给了我,因为我家人口多,生活困难”,“你知道么,那个时候那可是一笔大钱!”

还有一次,先生问我馆里有《申报·自由谈》原报么,我说没有。他拿出三个大本子,“这是五十年代在琉璃厂买的《自由谈》剪报,送给馆里吧”。经研究,馆资料部主任杨燕丽交我一千元转送先生,并说,太少了,没

办法,对不起先生。先生坚决不收,说,这东西放在我这里没用处,送给馆里,怎么能要钱呢?又费了许多口舌,从“市场经济”到“商品社会”,从“文物价值”到“有偿转让”,也不知先生听懂了没有。最后逼先生在收条上签字。找不到笔。照顾先生起居的远房亲戚二嫂找来一支铅笔,我在厨房里用菜刀削出了尖,先生在收条上写了两个字——“林辰”,结果两个字擦在了一起。这大约是2000年左右的事。由于视力急剧下降,体力不支,那时先生早已停止了写作,连支笔也找不到了。

世家兄:

我们快半年没见面了。虽未通信,但总

是常常想到您的。

暑假中,我随着一个孙子去重庆,在儿子家住了两个月,于上月回到北京。回来后患感冒,拖了很长时间,加以天气太冷,我一直未出门,许多朋友还以为我在外地呢。

昨接吾兄来信,说近日将来看我,很不敢当;但又很希望和您晤谈。何日驾临,请先电话示知。4664447—722。来时请将沈尹默写的那本苏曼殊诗带来,因有友人想看一看。

漱渝已回京否?祝  
您和阁府康宁!

林辰敬上  
九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这是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1993年至1998年,虽不再通信,但常去先生寓处聊,先生思维敏捷,博闻强记,谈兴甚浓。1999年后,身体日见虚弱、双目已近失明,放大镜已不起任何作用。要看的文章均由孩子们诵读,不时让孩子找出某本心爱的书,拿在手中摩挲。这时再见先生,话很少,往往是问一句答一句,坐在沙发上,默默的,闭着眼,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即使相隔一周再去见他,他也要说,“好久不见了”,并反复问:“你今年多大了?”“住处离这里远么?”但每次告别时,他总不忘叮嘱一句:“骑车,慢点,快了危险”。2000年后先生卧床。

2003年春节,前去给病中的先生拜年,他躺在那张已用了几十年的木板床上,睁开双眼,只轻轻的说了句:“谢谢”。这是先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预感到,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了。

5月1日凌晨,先生病逝于那个黑夜里。

5月2日上午,去其寓,人去床空。先生的遗像供在书桌上,神采奕奕——六十年代的;几炷香在灵前冒着缕缕青烟。

五月五日,八宝山兰花厅。在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他满身披着花瓣,走向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他的父亲母亲,有他的夫人和孩子石英,有他的老朋友冯雪峰、孙用、杨霁云、唐弢、孙伏园……还有他敬仰的鲁迅。先生当不会再感到孤独寂寞罢。

二〇〇三年六月五日于而已斋

